

于右任《標準草書》改良進程揭秘與特殊版本・真偽釋疑

麥青倫

摘要

1919 年五四運動後，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改革漢字的呼聲隨之而起。西方思潮對書法藝術和書法理論研究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魯迅、錢玄同、蔡元培、黎錦熙、趙元任……等，都投身參與文字改革。當時書壇領袖于右任也感應到這股潮流，毫不遲疑地放棄了 1930 年代初所達到的行楷巔峰期偉大形式，開始實際進行三十三年的草書改革，徹底執行「草書救國」的理想。首先是 1931 年於上海成立「草書社」，隔年改爲「標準草書社」。由最初的改革章草〈急就章〉，到選擇〈標準草書千字文〉作爲推廣草書「愛日省時」的中介。于氏親自主持九次修訂，除了一修本題簽《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之後各修正本，都名以《標準草書》，本文也據此爲標題。

全文分四個方向論述：一、在 1936 年 7 月《標準草書》一次本完編之前，取六種于右任墨蹟草書千字文，來論述 1935 年左右至一次本完編期間的改良歷程；二、探討一至五修本的出版時間和特色，特別針對奠定改革基礎的一修本，做較深入的鋪陳；三、將特殊、具有疑義的修訂本、墨蹟臨本，予以闡明釋疑；四、取大量的于右任千文墨跡，爲大陸發行版次最多的〈金陵胡氏九華堂本標準草書千字文〉，以及署名于右任的〈集韻寶千字文〉二件，做個比較以釐清真偽。

關鍵詞：于右任、草書救國、援碑入帖

Revealing the Secret Improvement Process of Yu Youren’s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and Distinguishing True and False on the Special Editions

MAI Ching-yueh

Abstract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19, the vernacular gradually replaced the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 call for reforming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ed. The western trend of thought has also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art and calligraphy theory. Lu-Xun, Qian-Xuantong, Cai-Yuanpei, Li-Jinxi, Zhao-Yuanren etc., all participated in the reform of writing. At that time, Yu-Youren, the leader of the calligraphy circle, also sensed this trend. Without any hesitation, he gave up the great form of the peak period of Xingkai reached in the early 1930s; he began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of cursive script for 33 years, and thoroughly implemented the “save the nation through promoting cursive script” ideal.

From the initial reform of the chapter “Ji Jiu Zhang (hurriedly-written essay)” to the selection of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Thousand Characters” as an intermediary for the promotion of cursive script to reach the purpose of “Love Day light and Save Time” ; he personally presided over nine revisions, except for the first revision of the inscription entitled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Model Thousand Characters”. The subsequent revisions are all entitled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and that’s why this article is now also titled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directions: First, before the first edition of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was completed in July 1936, six thousand-character cursive scripts in Yu Youren’s ink ink were selected to discuss the improvement process from around 1935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first revision . Second, discuss the publication tim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to fifth revised editions, especially for the first revised edition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reform, and make a more in-depth presentation. Third,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pecial and doubtful revised editions and ink-printed editions. The fourth is to research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Jinling Jiuluotang Edition”, which is the most frequently published and the most widely disseminated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Jiyunbao Thousand-character Anthology” signed by Yu-Youren.

Keywords: Yu-Youren, save the nation through cursive script, taking monument sculptures into calligraphic anthologies

一、前言

自清末至民初，中國社會上一直有改革繁難漢字的聲音。例如香山王炳耀、侯官蔡錫勇、廈門盧翹章、吳縣沈學、寧河王照、桐鄉勞乃宜等，都曾呼籲改革漢字。¹

1920 年 2 月 1 日，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一文；1922 年教育部進行「國語統一籌備會」上，錢玄同又提出〈廢除漢字採用新拼音文字案〉議題；同一年〈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登載錢玄同的〈漢字革命〉、〈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屬於較激烈極端的一派；胡適則在此書的「卷頭言」，下了「用歷史的眼光說明簡筆字的價值」的論述標題；此外收錄了蔡元培的〈漢字改革說〉，黎錦熙〈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周作人的〈漢字改革的我見〉……等²。之後陸續續有許多改良漢字的呼籲，都是檢討漢字必須革新俾與世界接軌。

1935 年 12 月，由蔡元培主導，林語堂、胡愈之等參加的「新文字研究會」在上海成立，發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被稱為「拉丁化文字運動的革命宣言」。這些改革方塊漢字的呼聲，于右任的感受比常人更深。1927 年左右，于右任便開始蒐集各代草書家的作品、書論³，1931 年在上海創辦「草書社」，正式投入「印刷用楷、書寫用草」的理念改革中。

以下論述的各修本各類數字統計原則，以《標準草書》本文加「前標後題」，排除誤植者；所有法帖名稱均採容庚（1894-1983 年）《叢帖目》標注者來統一命名。

二、《標準草書》改良進程揭秘

（一）編著草書刊物、專著以利推廣

于右任 1932 年創設的「標準草書社」，迄今已九十年。爲了達成「推廣草書以利國運」，于右任生前除了主持九次《標準草書》的修訂，並囑咐高弟劉延濤等創辦、撰述推廣草書改革的幾份刊物、專著：

1. 《草書月刊》：

1941 年 12 月至 1948 年 3 月，爲了呼應、裨利《標準草書》的推行，劉延濤奉于師之命主編的《草書月刊》，共出版六期。對歷代草書名家和名帖，做了詳盡的研究探索。除了收錄于右任、沈尹默、陸丹林等的文章；劉延濤分別以本名，或「慕黃、緣文居主、則憲」等筆名及「編者」的形式，或撰文揚推古今草書名帖，或輯錄草書相關理論。

2. 《于右任先生書學論文集》：

1947 年由劉延濤編輯，收錄于右任代表性的草書論述，如〈太和館急就章跋〉、〈宋仲溫草書杜子美書跋〉、〈曹子建手稿跋〉、〈標準草書與建國〉、〈祝嘉書學史序〉和兩篇標準草書序文，用以

¹ 何仲英，〈漢字改革的歷史觀〉，《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第 7 期（1922）：頁 127。

² 錢玄同，〈漢字革命〉、〈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分別刊於《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第 7 期（1922）：頁 5-25 及頁 160-164；胡適，〈卷頭言〉，《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頁 1-4；蔡元培，〈漢字改革說〉，《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頁 67-70；黎錦熙，〈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頁 27-65；周作人，〈漢字改革的我見〉，《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頁 27-65；周作人，〈漢字改革的我見〉，《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頁 71-73。

³ 鍾明善，〈于右任先生的書法藝術〉，《中國書法》，第 250 期，（2014）：頁 27。

弘揚于師草書改革的要旨。

3. 劉延濤著《草書概論》：

1934 年春天，右任延攬劉延濤進入監察院，肩負編輯《標準草書》大部份的責任⁴。整個草書改良過程，劉延濤全程參與了所有修訂、雙鉤集字的工作。劉延濤 1960 年著〈右任先生近詩〉一文表示：「先生之勤於書，乃欲爲其謀文字改進之標準草書，爲世人示範。近十年詩中更爲此事，一再勉余多爲文以助世人之瞭解⁵。」劉延濤爲右任草書改革大業的股肱之力，在親炙右老的 30 年裡，遵囑全力鑽研草書理論。1944 年劉延濤將十餘年來的研究，由重慶說文出版社出版《草書概論》一書。于右任作序讚揚此書析論精贍，爲「草書史中未有之作」⁶。又提及劉氏原本撰有十餘萬字的中國草書史稿，此書僅是節略本。內容包含歷代草書名家名蹟，並探源章、今、狂草各體的演變，文末述及于師創制的《標準草書》，「已將草書不普及之內因汰洗淨盡」。

4. 劉延濤著《草書通論》：

筆者曾由李普同先生、劉延濤女公子劉彬彬女士陪同採訪延濤先生三次，先生表示草書月刊社收集書學資料全部未及擱臺，臺灣出版過二次的《草書通論》，實是據前述十餘萬字的中國草書史稿億寫增修而成；異於前述《草書概論》及各家論述者，是正式加入《標準草書》的章節，發揚了于師改革、推廣草書「愛日省時」的宏願。此書先是 1956 年由于師促成交張曉峯主辦的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1983 年修訂本由文化大學出版社再次出版。

（二）《標準草書》一修本完編前的實驗臨寫期

「標準草書社」自 1932 年 12 月創建至 1933 年止，爲致力章草〈急就章〉改革的第一階段。《草書月刊》裡極大篇幅的對章草考證、論述，證明了于右任對章草的重視，1934 年 3 月作〈太和館本急就章跋〉⁷可證。只是研究過程中發現張芝、皇象、索靖等的章草，「全體繁難之字，簡單化者不過十之三四」，完全達不到「赴急應速之旨」⁸，故而放棄。

大約 1933 年後期至 1935 年前期，進入第二階段的二王草書改革實驗，最終因二王草法過於偏重美藝、忽略實用⁹，悖離了改革的主旨，只好加入歷代草書名蹟，以增益實用性。至遲於 1935 年進入第三階段「百衲體」〈標準草書千字文〉的改革，即選擇周興嗣次韻的〈千字文〉爲內容主軸。此篇爲文辭駢麗、文采斐然的童蒙誦習課本，含括對宇宙天文、氣候四時、聖賢傳教、處世修身等的知識傳遞；加上傳誦年代久遠，極適合做爲推廣《標準草書》的名篇。隋唐以來書壇名家，大都有〈千字文〉作品傳世。

劉延濤表示于右任一生創作草書千字文逾百件。欲了解于右任標準草書的改良進程，必須研究一次本完修前的醞釀期，亦即于右任千字文墨蹟的書、文演變。畢竟經過四年才完成的《標準草書》一修本，並非橫空出世！此時各標準草書千字文臨本，已逐漸呈現了于右任《標準草書》一修本的書風特徵和選字的雛形，爲一修本定稿過程的佐證，因此不容忽視。

⁴ 麥青俞，〈于右老與劉延濤三十年師生情誼記述〉，《書畫藝術在臺灣—專題研究》（麥氏文化出版，2011），頁 161。

⁵ 劉延濤，〈右任先生近詩〉，《中國一週》（1960）：頁 13、14。

⁶ 劉延濤，〈草書概論〉（重慶說文出版社，1943），頁 1-2。

⁷ 于右任，〈太和館本急就章跋〉，《草書月刊》，第 2 期（1947）：頁 1-2。

⁸ 于右任，〈標準草書自序〉，《于右任先生書學論文集》（上海中華書局印刷，1947），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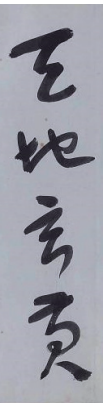
⁹ 劉延濤，〈草書通論〉（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頁 22。

1. 臨習智永〈關中本草書千字文〉

筆者認為于右任帶領的草書社剛放棄第二階段專注整理二王草書改革的理想，這時勢必得找一件能銜接二王，過渡晉、唐的代表性草書千字文；而首先關注王羲之七世孫釋智永的草法，極合情理。檢視于右任最早的《標準草書》千字文墨蹟本風格，確實以智永〈關中本草書千字文〉最受擁戴。

宋米芾〈海岳名言〉評智永書「秀潤圓勁，八面具備」¹⁰；明解縉〈春雨雜述〉稱「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¹¹。右任改革草書期間，案旁必置放〈智永關中本千文〉和〈太和館皇象急就章〉等帖。（表 1）以于右任四種千文和智永相較，顯示早期偏多以智永的精神來統一他正在實驗的「百衲體」《標準草書》，神妙多腴，保留較多章草遺意和魏碑的意蘊。

表 1：智永千文對《標準草書》百衲體實驗初期的影響極大。

關中—智永千文	右任臨關中本	劉雅農本	草廬本	劉海天本
				

（本文引用多種版本千文，爲了避免妨礙行文，圖版皆以代號簡稱，讀者可於引用資料欄處查看版本來源。）

（表 1）可以確定智永〈關中本千文〉的風格，的確主宰了一次本「標準草書百衲體」定稿前第一期的實驗精神；甚至一修本中仍保留極多智永的元素。（表 2）爲一修本勾選的 10 字；至於唐代便流傳到日本，被專家學者斷爲後人僞托的墨蹟本，一修本只輯錄 4 字；此外智永千文系統另一個版本—〈龍師起首千文〉本（此件「龍師火帝」之前的文字已損，故名），收錄了 11 字；另外承襲智永法乳的董其昌草書總計選了 42 字、虞世南 12 字，歸莊 5 字；加上有些非署名智永的閣帖系統法帖的選字，也有智永的痕跡，例如〈行成帖〉，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九〈評釋長沙法帖·餞行帖〉評：「自『成旅以從』至『開祖』二字，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¹²。」此論等於將一修本中的「鳴、升、高、望、楊、趙」6 字判爲智永一脈的虞世南書；另如王羲之〈闊別帖〉，被黃庭堅、許開評爲智永書。亦即，一修本中「樂、信、長」3 字，也有智永的痕跡；加上王羲之各法帖都是歷代草聖和草書社的首選，智永一生又致力傳承弘揚先祖王羲之的書藝，這些都讓一修本充滿王羲之、智永一脈的氣習。何創時基金會收藏〈歸莊草書千字文〉，附有歸莊跋語，可以證明歷代草書名家寫千字文，極重視智永、懷素二家：

戊申仲春，下榻霞綺軒，覽諸石刻，得智永、懷素千字文。適聲遠社兄以素箋索書，遂參二本書一，意欲襲其兩長。而久不書文，手殊生硬，未能得其萬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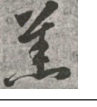
¹⁰（宋）米芾，〈海岳名言〉，《宋元人書學論著》（世界書局，1982 第 4 版），頁 85。

¹¹（明）解縉，〈春雨雜述〉，《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第 3 版），頁 496。

¹²（宋）黃庭堅，《山谷題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谷歌圖書掃描，無出版年月，無標注頁碼），卷 9。

雖然草書社所採用的〈歸莊千文〉，是懷素神采稍多於智永的「吳湖帆藏本」¹³，與上述何創時基金會珍藏的不是同一件；但毫無疑問的是，一修本與智永一脈的書風關係是密切的。

表 2：一修本雙鉤字與關中本千字文、日本印墨蹟本比較

（圖檔來源：〈關中本〉錄自日本二玄社，1988；墨蹟本錄自日本同朋舍出版社，1989）

2. 臨習〈懷素小草千字文〉

1930 年代中期右任所書《標準草書百衲體》風格越接近智永者，書寫年代越早；書、文越接近懷素或一修本的，創作年代稍遲些（一修本中，右任已將周興嗣次韻千文原文，更改了 87 字，其中「曦暉朗曜」的「曦」字，智永、懷素已改成「羲」，右任從之，參考表 4）。事實上，草書社最早掌握的〈懷素小草千文〉，並非臺北故宮的墨蹟本，而是文徵明父子原持有並摹勒於《停雲館帖》的拓本。由一修本收錄《停雲館帖》9 字；民初由徐小圃珍藏的墨蹟本僅收錄一個「談」字可知。

于右任是 1930 年代中期左右才親睹原蹟，該帖在當時並未影印傳世；一般所見多爲《停雲館法帖》及《經訓堂法帖》的拓本。這時正進行草書改革的于右任，爲此特別向徐小圃商借參閱數日，曾歎爲觀止地題跋道：

此為素師晚年最佳之作，所謂松風流水天然調，抱得琴來不用彈，意境似之。余作《標準草書》，英伯兄借來參閱數日。小圃先生欲付印流傳，因書數語送還。名品名跋成為巨軸，歎觀止矣。¹⁴

這件被譽爲〈千金帖〉的小草千文，後爲林柏壽「蘭千山館」購藏，1969 年暫寄存臺北故宮博物院，其結體對於派草書的影響極爲深遠。

（表 3）取〈千金帖〉與陝西于右任書法博物館收藏的千字文殘本（「諸」字以下已損。簡稱〈書博本〉），三秦出版社版本千文（簡稱〈三秦本〉）比較，〈書博本〉的文字和結體雖不如〈三秦本〉那般貼近一修本，但也逐漸脫去智永千文的豐穰精神；增多懷素的瘦勁筆致與體勢。

明代馮班〈鈍吟書要〉主張「凡學書千字文少不得」，又說「真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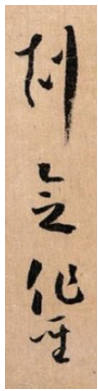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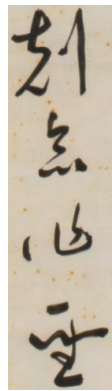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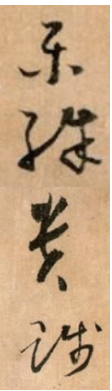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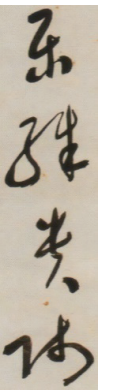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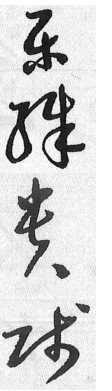
¹³〈歸莊行草千字文〉，收錄於《歷代千字文墨寶第伍冊》，《標準草書》四修本於「呂」字處標註「吳湖帆藏本」，（吉林：吉林美術出版社，1997），頁 170-197。

¹⁴于右任，《跋懷素小草千字文》，《林柏壽蘭千山館捐贈書畫》（日本二玄社，1978）。

書全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¹⁵草書社雖然廣收歷代草法，前後鈎摹的草書，超過六十萬字；實質上仍特尊唐人以前的精神。1935 年以後，右任愈加肯定懷素千文對標準草書改革的份量。先是小草千文，稍後加入更多大草千文的元素。（表 3）取一修本「克念作聖」、「樂殊貴賤」8 字為例，僅「念」字選自懷素〈寄暢園本〉千文，「聖」字選自懷素《草聖彙辨》；其餘 6 字並非源自懷素，但〈書博本〉和〈三秦本〉千文，都寫出了濃厚的懷素小草千文精神。歸納于氏實驗時期的六件標草千文中，〈三秦本〉的書、文最接近一修本和懷素意涵。

元代趙孟頫跋懷素〈論書帖〉，表示「懷素書所以妙者，雖率意顛逸，千變萬化，終不離魏晉法度」¹⁶。懷素書風源自張芝、魏晉、二王帖學一脈，符合于右任的草書創作美學觀，正可藉以調融歷代各家法度。

表 3：于右任〈書博本〉與〈三秦本〉千文結體接近懷素小草千文；後者的風格、文字內容最類一修本

懷素千文	書博本	三秦本	一修本	懷素千文	書博本	三秦本	一修本
							

（三）《標準草書》幾個修訂本完編或出版時間再議

筆者近年購獲《標準草書》各修訂本和草書社 1941 年 12 月至 1948 年 3 月編輯的六冊《草書月刊》後，對標準草書各次本的完編、正式出版時間更加清晰明朗。以下為劉延濤《草書通論》登錄的各次修訂本時間：

- 1、一次本是 1936 年在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鋅版印的。
- 2、二次本因戰事未及付印。
- 3、三次修正本由 1939 年上海中華書局印的。
- 4、四次修正本是 1941 年上海中華書局印的。
- 5、五次修正本是 1943 年重慶說文社印的。
- 6、六次修正本是 1948 年由上海中華書局正式發行。
- 7、七次修正本是 1951 年中國公學校友會發行。
- 8、八次修正本是 1956 年六月，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 9、九次修正本是 1961 年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¹⁷。

¹⁵ （明）馮班，〈鈍吟書要〉，《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第 3 版），頁 555。

¹⁶ （元）趙孟頫跋懷素，〈論書帖〉，《石渠寶笈初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上冊（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71），卷 4，頁 519。

¹⁷ 劉延濤，《草書通論》（文化大學出版，1983），頁 89。

筆者考證結果如下：一次本於 1936 年 7 月完編，正式出版時間應在 1937 年 2 月；二次印刷的三修本於 1938 年 5 月完編，1939 年問世；四修本 1940 年完編，1941 年出版；五修本於 1942 年 7 月完編，1943 年才問世；八修本的版權頁已標示 1953 年 6 月出版，《草書通論》誤植為 1956 年；另外，1951 年七次本版權頁上，已註明為 1948 年六修本的再版，亦即六、七次本實為同一版；同樣的，十次本也是影印自九修版的內容，僅增加劉延濤書寫的〈標準草書後序三〉，1967 年十次本由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以下針對編輯、出版時間較混淆的一至五修，以及一修本的選字和改革重點，做較深入的解碼探索。

1. 一修本改良進程揭秘

（1）一修本編輯與出版時間釋疑

1936 年 7 月完稿的一修本《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交由上海漢文正楷印刷承印，于右任在序言裡正式揭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個修訂目標¹⁸。這部《標準草書》，受深諳小學的吳敬恆稱譽備至，認為「對中國文字改良之貢獻，為許慎《說文解字》後之第一部書。」¹⁹

《標準草書》每一修訂本，均採「集字雙鉤本」和標注字源分頁排版，前有序文、檢字表，後附以凡例、說明與例表；再補述「說明代表符號之例外應用與草書中之習慣字」等，並分享右老寫字經驗談的「略論書理」一篇。

較遺憾的是，一至五修本都未附版權頁，確切出版面世的時間，眾說紛紜。世人都是根據書中于右任撰於 1936 年 7 月的序文，當作一修本的出版時間。事實上，這只是完編時間，以當時的動盪時局和印刷速度，往往能拖上一年半載。《標準草書》四修本的跋尾，收錄于右任、劉延濤 1937 年 6 月二文，透露了一修本正確的出版時間：

標準草書創編迄今，四歷寒暑，……今春（1937 年）二月三中全會前旬日，挈先付印，而卒以時間倉促，誤漏甚多，茲復將草編董理一過，改選之字且半數，釋例鈎摹亦皆綜覈精研，務求極美藝而切實用。²⁰

上述提及草書改革歷經四年（1932 年 12 月至 1937 年春），在 1937 年 2 月 15 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開幕前十日才出版的，應是指 1936 年 7 月完編的一修本。亦即，第一版是拖到 1937 年 2 月 5 日左右才正式問世。

劉延濤在後序再次證實一次本遲至 1937 年春才問世：

人多以通匯章、今、狂以成書，字不同姿、人不同習為難事。及今春（1937 年）樣本問世，則囊之般般然憂者，又忻忻然喜矣。²¹

值得一提的，1944 年 12 月上海大眾書局重印了一修本，這件袖珍本將「字源標示」改置於雙鉤集字的左旁，異於漢文正楷印書局本的各自成頁（圖 1）。出版社負責人錢須彌稍早便在自己主編的《大眾》

¹⁸ 于右任，《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上海漢文正楷印刷局，無版權頁，1936 年 7 月修訂完畢），頁 1-2。

¹⁹ 劉延濤，《草書通論》，頁 114。

²⁰ 于右任，〈標準草書第四次修正本跋尾〉，此文撰於 1937 年 6 月，重錄於《標準草書》四修本（無版權頁），頁 1。

²¹ 劉延濤，〈標準草書後序〉，此文撰於 1937 年 6 月，重錄於《標準草書》四修本（無版權頁），頁 1。

雜誌裡，分期刊登一修本。之後單獨重印出版，書中撰寫〈影印標準草書之旨趣〉，支持右任草書改革的理念。

(2) 一修本創制了中國第一套最具系統的「草書符號」

草書社爲了早日實現「書寫用草，利制作而新國運」的目的，《標準草書》一修本在有限的人力下，在古人法度上，建立了中國第一套最具系統、易識易寫、便利世人習草可以遵循的「草書符號」。在詳列的三十六條凡例、三十四個說明與列表中，標示歷代構成草書字形的部首、偏旁的代表符號，並列舉「代表符號之例外應用」說明，學者藉之可舉一反三，加速了學習和辨識草法的效率。

(3) 一修本內容文字更易

一修本中，已將周興嗣次韻千字文，改易了 87 字。由（表 4）得知這時文字內容已醞釀了「去除封建威權、關注民主人權與男女平權」的思想。如「升階納陞」已改爲「升階納獻」；「高官陪輦」改爲「高官陪乘」；「嫡後嗣續，祭祀烝嘗」改爲「桑梓鄉黨，祭祀烝嘗」；「妾御績紡，侍巾帷房」改爲「耕御績紡，整肅帷房」等。于氏撰文說明：

千文一書，歷代書家，多有改字。惟或出於偶然，或出於筆誤。或出於避諱，皆非覃思實用，而含有教育之意義者！余輯斯編，切望學人習一而悟百，故更易之字尤多，而非謂原義未善也。²²

近人常藉由文字內容來輔助推算右任各千字文的書寫年代。筆者建議要配合書風和署名特徵，因爲右任晚年常有書寫慣性，用字往往容易寫成前版次的，例如「龍師火帝」，在 1953 年 6 月八修本已改成「龍氏火帝」，但晚年多次慣性地寫回原文。

表 4：標準草書各修訂本內容更易表（上列爲周興嗣次韻原文，下列爲更易的文字與版次）

律呂調陽 召 ⁵	露結爲霜 變 ⁴	金生麗水 產 ⁵	玉出崑崗 昆岡 ⁴	龍師火帝 氏 ⁸	鳥官人皇 義 ⁴	始制文字 創制結繩 ⁴
始制文字 結繩創制 ⁵	乃服衣裳 始 ⁴	推位讓國 揖讓 ⁸	化被草木 春 ¹ 被花 ¹ 木	賴及萬方 邦 ⁵	四大五常 術 ⁴	豈敢毀傷 胡 ⁸
女慕貞絜 男女慕劬 ⁸	男效才良 貞烈循良 ⁸	罔談彼短 曼 ¹	靡恃己長 矜 ⁴	信使可覆 復 ¹	剋念作聖 克 ¹	德建名立 淳 ⁴
寸陰是競 惜 ⁴	資父事君 師 ⁸	孝當竭力 報 ¹	忠則盡命 國 ⁸	川流不息 泉 ¹	籍甚無竟 鳥 ⁸	學優登仕 瀛 ¹
樂殊貴賤 無 ⁸	禮別尊卑 豈 ⁸	上和下睦 族 ⁸	夫唱婦隨 夫婦唱隨 ⁸	外受傳訓 教 ¹	入奉母儀 進 ¹	諸姑伯叔 舅 ⁵
切磨箴規 磋 ⁵	仁慈隱惻 睿 ¹	節義廉退 武 ⁴	東西二京 奠 ¹	東西二京 建 ⁴	丙舍傍啟 旁 ⁵	升階納陞 獻 ¹
弁轉疑星 戴 ⁵	漆書壁經 麟 ¹	戶封八縣 劇 ¹	家給千兵 旅 ¹	家給千兵 家備旅兵 ⁵	高冠陪輦 乘 ¹	世祿侈富 豪 ⁴
礪溪伊尹 望 ¹	濟弱扶傾 救 ⁴	綺迴漢惠 留 ¹	說感武丁 遂感趙勝 ⁴	俊乂密勿 彥 ¹	多士寔寧 衆儒喻寧 ¹	晉楚更霸 齊晉 ⁴
趙魏因橫 楚 ⁴	假途滅虢 假塗滅敵 ¹	假途滅虢 假途滅敵 ⁵	踐土會盟 期 ¹	宣威沙漠 邊徼 ⁴	馳譽丹青 譽丹齡 ⁴	九州禹跡 鼎 ⁴
嶽宗恒岱 看 ¹ 泰	昆池碣石 蒼梧 ¹	曠遠綿邈 越 ⁴	巖岫杳冥 岫壑幽冥 ¹	務茲稼穡 開 ⁵	貽厥嘉猷 謀 ¹	省躬譏誡 憲 ¹
感謝歡招 哀 ¹	枇杷晚翠 竹橘 ¹	梧桐早凋 蜂蝶爭驕 ¹	凌摩絳霄 凌戾絳霄 ¹	耽讀旣市 戲 ¹	易輟攸畏 屋漏 ¹	易輟攸畏 屋漏應 ⁵ 畏
飽飫烹宰 棄 ¹ 棄	老少異糧 幼 ¹	妾御績紡 耕 ¹	妾御績紡 耕鑿御獵 ⁴	侍巾帷房 整肅 ¹	侍巾帷房 款整 ⁴	紈扇圓潔 團 ⁴
紈扇圓潔 團扇雪潔 ⁵	銀燭煌煌 犀 ⁴	晝眠夕寐 寢眠夢寐 ⁵	弦歌酒宴 歌詞 ¹	悅豫且康 喜豫康強 ¹	悅豫且康 喜壽康強 ⁵	嫡後嗣續 桑梓鄉黨 ¹
祭祀烝嘗 荐 ⁵ /薦 ⁴	祭祀烝嘗 類 ⁵	稽顙再拜 昌前裕後 ¹	稽顙再拜 顯前昌後 ⁵	懷懼恐惶 戰 ¹	驢驟犢特 馬駝 ¹	駭躍超驥 奔 ⁴
駭躍超驥 勇 ⁵ 躍奔驥	誅斬賊盜 殺 ¹	捕獲叛亡 竄 ¹	布射遼丸 彈 ¹	鈞巧任鈞 般 ¹	釋紛利俗 闢 ⁴	釋紛利俗 釋門 ⁵ 利用 ⁵
毛施淑姿 瓊 ¹	工顰妍笑 舞 ⁴	曦暉朗曜 羲 ¹ /融 ⁴	旋璣懸幹 遷 ¹	指薪修祜 然指 ¹	束帶矜莊 佩 ¹ 齋 ⁴	愚蒙等詬 魯 ¹

²² 于右任，〈標準草書第四次修正本跋尾〉，此文撰於 1937 年 6 月，重錄於《標準草書》四修本，（無版權頁），頁 1。

(4) 一修本選字特質揭秘

①引用法帖不計善本或翻刻本

一修本中單是《淳化閣帖》，便收錄 85 字。（表 5）取一修雙鈎字與《孫北海本淳化閣帖》（簡稱《孫氏本》）做比較，此帖四卷於 1994、1995 年爲美國收藏家安思遠購藏，上海博物館 2003 年購回，學者以《安思遠本閣帖》名此宋刻善本。雖然僅存卷四、六、七、八，大多數學者都肯定其爲稀珍拓本。此版本曾爲明末清初鑑藏家孫承澤（1592-1676）持有，封面內頁爲王鐸題「初搨淳化帖一丁亥九月（1647 年）孫北海家藏至寶」，又名《孫北海本淳化閣帖》，後附 1918 年清道人李瑞清的長跋，草書社依據的是民初有正書局出版本。一修本僅選取「外、豈、復、悲、福、同、索、助」8 字；對比清代李宗翰（1770-1832）藏《臨川李氏本淳化閣帖》翻刻本卻輯錄了 20 字，顯示草書社並不堅持使用善本。

同樣爲孫北海藏《澄清堂帖》，也是存世較佳善本；一修本收錄 7 字，僅有 3 字源自此版。

表 5：一修本輯錄 8 字《孫北海本淳化閣帖》（上海博物館藏）

王羲之 旦夕帖	王羲之 鄉里人帖	王羲之 中郎女帖	王羲之 日月如馳帖	王羲之 司州帖	王羲之 熱日更甚帖	王羲之 得丹陽書帖	王羲之 賢室帖
							
							

②選字不計法帖價值高低

于右任對字源的選擇，既不堅持善本，也不要求法帖的價值：

選字所根據之材料，間有明知其爲偽托者，但本書以字為主，故不計其人之隱顯，且真偽與佳拙爲二事，據米元章等考證，則閣帖所收，偽者泰半，而其津逮後學之功，仍甚偉大也！²³

這解釋了一修編輯時，于氏並未特別青睞《孫北海本閣帖》的原因。于右任主張《大觀帖》刻得好的，就該捨《淳化閣帖》而就《大觀帖》，因此一修本也採用 61 字（「者」字標注王羲之《大觀帖》的〈不審尊體帖〉，然而大王無此帖；卷十王獻之雖有此帖和「者」字，結體卻迥異；「輦縣」的「縣」字，標注選自張芝《大觀帖》，事實上並無此字；二者疑誤植，未計入）。（表 6）以一修本王羲之雙鈎集字與乾隆本閣帖拓本比較，捨草書社已掌握的《孫北海本閣帖》，而就清乾隆重刻、價值較低的閣帖版本，筆畫雖然較清晰，但是已失孫氏本的豐穰精神。（表 6「云」字雙鈎結體取與筆者所藏 22 個閣帖版本比較，皆有差距，推測或誤植，或錄自其它版本。）

表 6：一修本王羲之雙鈎集字與晚翠軒本《乾隆本閣帖》比較（日本晚翠軒版本 民國初年印）

雪候帖	前從洛帖	小園子帖	深以自慰帖行	鄉里人擇藥帖	十月七日帖	足下各如常帖	小園子帖
							
							

²³ 于右任，〈標準草書第四次修正本跋尾〉，此文撰於 1937 年 6 月，重錄於《標準草書》四修本，（無版權頁），頁 1。

③選字不計法帖真偽

于右任改良草書首重結字簡省、易識、實用，不受限於法帖的真偽與佳拙。例如：一修本收錄曹植手稿 22 字，于右任撰寫〈曹子建手稿跋〉一文，也不敢斷定為真跡²⁴。其它具爭議的法帖如閣帖中王羲之〈行成帖〉，一修本集錄了「行、鳴、升、高、望、楊、趙」7 字；〈前從洛帖〉也取了「及、夫、洛、明、勿、見、領」7 字。

〈行成帖〉原文為：「行，成旅以從。是月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時可以升高遠望，禮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米芾表示「是月也，下為偽。²⁵」前述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九認為「成旅」以下，為虞世南少年時書；另《山谷題跋》卷四〈跋法帖〉云：「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²⁶。」北宋黃伯思評論：「米亦以自『是月』下為偽，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偽。²⁷」；清初王澐雖推測可能後人「集右軍書」，但仍評其「筆力緩弱，且通體氣脈不貫。²⁸」此帖確實缺少大王草法的豐筋多力。

至於極具爭議的〈前從洛帖〉，黃庭堅評其「語不類晉人」²⁹；米芾和黃伯思都評為偽作³⁰；邢侗評其為「王著偽蹟惡札」³¹；王澐則認為「柔弱專謹」³²。草書社仍然選錄了 7 字。

此外如王羲之〈閣別帖〉，邢侗認為是王著所偽托，黃庭堅、許開評為智永書，黃伯思、姜夔、王澐等也有異議³³，草書社也選錄了「樂、信、長」3 字。其它爭議性大的王羲之法帖，如〈小園帖〉、〈又不能帖〉、〈知欲帖〉、〈伏想帖〉、〈尚停帖〉、〈中郎女〉等十餘帖，只要符合草書社四項選字宗旨，一律採用。

④選字不計書者書壇地位

草書社青睞各草聖書作，如張芝、皇象、崔瑗、二王、智永、孫過庭、懷素……等；但也收錄了非以書名傳世的曹植 28 字、陶潛 11 字、朱敬鑒 26 字；此外書壇名氣隱晦者如葉敬、郭謨、許宗魯、畢修方……等，只要作品合乎草書社選字原則，一概輯錄。

²⁴ 于右任，〈曹子建手稿跋〉，《于右任先生書學論文集》（上海中華書局印刷，1947），頁 25-26。

²⁵ （清）王澐，〈淳化祕閣法帖考正〉，《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684 冊（商務印書館，1985），卷 6，頁 557；（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835 冊（商務印書館，1985），卷 135，頁 2，皆記載米芾的評論。

²⁶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谷歌圖書掃描，無出版年月，無標注頁碼），卷 9、卷 4。

²⁷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第六〈王會稽書一上〉，《中國古代書法理論研究叢書》，徐利明主編，（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頁 99。

²⁸ （清）王澐，〈淳化祕閣法帖考正〉，《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684 冊（商務印書館，1985），卷 6，頁 558。

²⁹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谷歌圖書掃描，無出版年月，無標注頁碼），卷 9。

³⁰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835 冊（商務印書館，1985），卷 135，頁 2。

³¹ （明）邢侗〈跋臨海帖〉，《來禽館集》（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掃描，無出版年月），卷 21，頁 243。

³² （清）王澐，〈淳化祕閣法帖考正〉，《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684 冊（商務印書館，1985），卷 6，頁 565。

³³ 水賚佑，《淳化閣帖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63-264。

（5）一修本主軸書風概述

①偏愛章草的古質樸拙

〈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拓本為于右任唯一攜臺的法帖，1953 年名儒高鴻縉獲允將其編入「粹芬閣—碑帖集成」系列，高鴻縉撰文說明：

于右任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景印太和本，並請由前陝西學政葉爾愷先生題簽。後自校跋，語極精詳。于先生收藏碑帖富甲天下，三十八年均陷大陸，獨此景印本攜台。……此太和館本急就章，真草並列，均入神妙。較松江本多十餘字，且有松江本已誤，而此本不誤者。³⁴

（表 7）取一修本與〈皇象急就章〉字源做比較。于右任一生重視隸法章草之美，因此一修本主軸書風，其實是特重魏晉、唐代以前存有隸法的古質精神的。在一修本共計 1063 字中，取章草體勢或具有章草遺意的，比例超過四成，其中王羲之章草法帖最受青睞，在一修本總數 223 個大王的選字裡，〈十七帖〉章草 39 字，其餘集自《淳化閣帖》系列及各官、私刻帖的大王章草法帖或帶有大量章草意趣的，合計超過 150 字；此外取皇象〈急就章〉、〈頑闇帖〉共 11 字；索靖〈月儀帖〉等共 7 字；崔瑗〈賢女帖〉等共 4 字；樓蘭發現的竹木紙帛文字這類隸草共 6 字。一修本較其它各本更具章草古拙樸懣的精神。

表 7：一修本雙鉤字《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拓本比較（圖片來源：1953 年啟明書局出版）

②重視王羲之主流的閣帖精神

一修本中《淳化閣帖》、《大觀帖》、《絳帖》、《戲魚堂帖》體系，標注為王羲之者共 102 字，扣除原本屬於王獻之的三帖〈奉別帖〉、〈與鐵石共書帖〉、〈使君帖〉（又名〈嬖等帖〉），連同前述「者」字，共誤植 4 字。即便如此，大王《閣帖》一脈，仍以 98 字領先各家。分別為《淳化閣帖》56 字，《大觀帖》38 字，《絳帖》3 字，《戲魚堂帖》1 字

上述王羲之被輯錄的，大都是章草法帖，除了〈十七帖〉，主要源自閣帖系統：如〈適重熙帖〉、〈知念帖〉、〈省飛白〉、〈麥秋帖〉、〈司州帖〉、〈多日帖〉、〈桓公帖〉等；次為今草法帖，如〈今遣鄉里人〉〈吾怪足下〉；狂草較少，如〈又不能帖〉、〈倫等帖〉等；至於署名張芝、王羲之等的狂草法帖，後代鑑藏家們仍存有疑義。

③懷素大草千文一脈的選輯，多於小草千文

顛覆學者們的認知，是一修本中，懷素小草千文系列僅收錄 10 字；大草千文系統出乎意料地受到極大的擁戴，共收錄 108 字。大草取「澄觀園本」64 字、「晉府本」24 字、「淨雲枝本」4 字、「綠天庵本」7 字、「陝本」5 字、「寄暢園本」4 字。其它存有懷素大草痕跡的，尚有王昇千文 3 字，《餘清齋帖》和《墨妙軒帖》裡出自王昇手筆的〈孫過庭草書千文〉共 12 字，祝允明千文 3 字。或許大草千文系列的結體相對更圓轉流暢、筆畫更簡省易寫，更符合《標準草書》的改革宗旨罷。

³⁴ 高鴻縉，〈皇象急就章說明〉，《南宋太和館本—皇象急就章》（啟明書局，1953），未標頁數。

筆者認為一修本之前，于右任「書博本」與「三秦本」千文的結體是接近懷素小草千文的，一修本雖然只選取小草千文 10 字，若包含小草千文一脈的董其昌 42 字，黃庭堅 7 字、歸莊 5 字，鐵保 2 字，小草千文精神仍隨處可見。于氏 1942 年 7 月左右 臨寫五修本墨蹟千文多件（參考表 16 中 1940 年代《標準草書》墨蹟本舉例），骨格清奇、纖勁多神，顯示懷素小草千文的元素絕不亞於大草千文。

筆者認為于右任一修本完編至渡臺前的《標準草書》千文墨蹟本，較多以懷素大、小草千文的精神協調全局，用以祛除集字書篇的違和感；如同〈董其昌臨歐陽詢千文〉草書，董氏仍是以智永的根柢來運筆。

④對歷代草聖千文特別重視

一修本取懷素 134 字，王羲之 223 字，合計 357 字。至於歷代草聖千文，也是《標準草書》最重要的字源依據。劉延濤口述草書社當時共收集墨蹟、拓本千文三百餘件。一修本共採用 44 位名家的作品，（表 8）的選字依序為懷素 118 字、董其昌 32 字、智永系統 25 字、朱敬鑑 23 字，孫過庭 20 字……，總計共 374 字；四修本減為 340 字（其中「亦」字，只標注「閣帖漢章帝」，遺漏「千文」二字，予以計入），十次本減為 282 字。這數據顯示：剛開始編輯《標準草書》第一次本百衲體時，于右任特別重視歷代名家草書千字文。

表 8：一修本輯錄歷代草聖千文計 374 字（包括標注取其遺義者；另依選字的多寡排列）

姓名	懷素	董其昌	智永系統	朱敬鑑	孫過庭	賀知章	虞世南	蘇軾	葉敬
數量	118	32	25	23	20	15	9	9	9
姓名	宋曹	米芾	陳淳	歐陽詢	黃庭堅	歸莊	文璧	王羲之	邢侗
數量	8	8	8	7	7	5	5	4	4
姓名	張照	唐璉	宋國琛	郭誼	張汝弼	汪以成	王昇	許宗魯	畢修方
數量	4	4	4	4	4	4	3	3	3
姓名	（疑）趙春	（疑）趙佑	鮮于樞	祝允明	祝世祿	吳文華	鐵保	漢章帝	（疑）吳元章
數量	3	2	2	2	2	2	2	1	1
姓名	傅山	薛選	薛晨	慈海	李景春	成親王	王澐	王世鏜	
數量	1	1	1	1	1	1	1	1	

2.《標準草書》二至五次修訂版完編時間考證

于右任表示一修本舛誤過多，因此二修重新董理一過，「改選之字且半數」。當時是準備將一次本裨補闕漏後，再版問世；可惜「甫欲付印，而抗戰軍興」。最終無緣付梓的二修本，再度修訂後，延到 1939 年問世。陸丹林撰〈于右任氏的標準草書〉一文，說明他是少數見過三修本者：

標準草書，……于氏以前送給我的有第一第三兩版，……第三版（按，二次印本），是民國二十八年出版，封面是《標準草書》，內頁是《標準草書草聖千文》。……是把第一二兩次的稿本，再研究而修訂的版本。三版的序，雖然把第一版的原序冠首，還是寫著「二十七年五月序」，但文字略有修改，闡發較為詳盡了。³⁵

³⁵ 陸丹林，〈于右任氏的標準草書〉，《草書月刊》，第四期（1947）：頁 16-24。

陸氏透露了二個重要訊息：一、三修本的封面就已改用《標準草書》，並非 1941 年四修本之後各版的專用稱謂；二、三修本的首頁仍附上第一版的原序，撰文時間改為 1938 年 5 月，而這也是三修本的完編時間。（1939 才面世）

陸氏又敘述後附「略論書理」第八條書寫要訣，由一修的「斜線忌平行」，改為「忌平行」。這些都是對 1939 年三修本極為珍貴的陳述。

于右任 1942 年 7 月撰〈臨標準草書千字文自序〉，交代了一修之後的三次出版時間點：

（民國）二十七年交中華書局印三百本（按，即陸丹林所謂 1939 年面世的三修版），二十九年印五百本（指 1941 年才問世的四修本），擬審定後即行發售，中間僅以少數分奉友人，餘皆滯留香港，……遂使關心文化事業而知余盡瘁於此者，遲望不已，……今春（1942 年）社中同人，稍稍來集，乃重為選校一過（按，將 1941 年四修本重校），書分上下兩卷，……「聖千」、「釋例」互為注證，前者備草法使轉之妙，後者明書史不傳之密。³⁶

綜合上述陸丹林和于右任的記載，1937 年因戰事興起，無法出刊二修本；草書社繼續第三次改良，延到 1938 年 5 月後交由中華書局印刷，1939 年正式問世；四修本 1940 年完編，1941 年印出五百本，若非戰爭局勢險惡，在少數分贈友人審閱無誤後，便會正式廣傳發佈。

2008 年筆者請教持有四修本的廖禎祥先生，他表示 1975 年在舊書肆裡偶獲此本，便攜去請教劉延濤。劉一見如睹故人，驚訝不已！原以為全毀於戰火的四修本，34 年後竟有缘再見，隨即題跋抒懷。（圖 2）題跋上誤將四修第三次印本寫成「第二次印本」，顯見劉氏思緒激越莫名！四修本的字源說明頁左旁有劉延濤手寫的「學習要領注解」，為四修本獨有的特色。因此劉氏題曰：「內中注解，比較在台印者為詳。」陸丹林比較過一、三次修訂本，若三修本也有相同特徵，上文中勢必會提起。

劉延濤已確定廖禎祥藏本為四修。則上文于氏提到「1942 年春，部份草書社成員來會」，大家重新選字校對者，可以確定在為五修本的印製做準備。五修本應是 1942 年 7 月完編，1943 年正式問世。這也符合劉鳳翔所編《于右任年譜》和劉延濤《草書通論》的記載。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於 2021 年出版于右任第五修手稿《標準草書千字文手稿遺珍》，編者潭溪和許多學者一樣，把第四次修訂本出版時間，訂為與內附于右任和劉延濤二人撰於 1937 年 6 月的序文同時；又把第五修出版時序訂為 1945 年³⁷，實是誤植。

第五修於 1946 年 12 月再版。1947 年第三、四版封面改為粉色，添加「本社為慶祝本書作者于右任先生七十大慶特加印」字樣。其中較易取得的是 1986 年巴蜀書社的重印本，末尾附一未署名款的題跋，年款為 1945 年，世人或誤以為右任所題；或受此題跋誤導，認為五修本 1945 年才出版。

五、六修訂本為本世紀初以前，大陸書者研習標準草書最重要的範本。大陸書家如陝西寶雞的李子青、遼寧鞍山王廷風出版的《草書千字文》³⁸，便是臨寫五修本。另于右任弟子胡公石 1990 年代以前專

³⁶ 于右任，〈臨標準草書千字文自序〉，《草書月刊》第 3 期（1947）：頁 1-3。

³⁷ 潭溪，〈于右任與標準草書〉，《標準草書千字文手稿遺珍》（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1）。

³⁸ 李子青，《草書千字文》（寶雞市人民印刷廠，1981）；王廷風，《草書千字文》（鞍山市老年書法研究室，2013）。

臨六修本；1985 年出版《標準草書字彙》，1995 年出版的標準草書千字文³⁹，都是奠基在六修本的帖學涵養上，只是爲了弘揚于師推廣草書的理想，後者的內容改採定稿的十次本。

一修至四修本有超過 590 個以上的字源調動和一些誤謬修正；四修至五修更易超過 270 處。看似大幅更動，但主軸書風與書家的選擇，仍是大同小異。較大的改變如董其昌的選字總數由 42 字減至四修的 15 字；朱敬鑑由 26 字減至 5 字。此後各家的選字總數並沒有太大更動。反而草書社自創字逐漸增加，由一修的 14 字，增至四修的 35 字（後題的「麟」字與本文同字，未計入），五修時已增至 85 字，到最後定稿的十次本，自創 79 字。劉延濤在《標準草書》十次本後敘三中敘述：「先生所欲更換之字，多爲先生手書之字。」⁴⁰ 指的是于師來不及修定的十次本，心想更易的字，多爲于師臨寫社員雙鉤古帖的手蹟；若十次本在于右任生前作修訂，則草書社自創字的數量或部分結體，應會有些變化。

三、《標準草書》特殊或具爭議性的版本釋疑

（一）1943 年出版的〈于院長臨標準草書千字文〉：

前述重慶正中書局於 1943、1944 年二次發行的《于院長臨標準草書千字文》，常被誤認爲四修或五修本。陸丹林前文又記載：

第四版，三十三年四月出版。……雖然還是用雙鉤，但各字不是從各字帖中鈎出，卻由于氏臨的，故寫明「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于右任書」。封面題簽〈于院長臨標準草書千字文〉。

陸氏顯然將正中書局 1944 年二版的「于院長臨本」誤認爲四修本。事實上，它是 1942 年春至 7 月編輯五修本的同時，劉延濤收集于師臨寫編輯同仁錄自古帖的選字，予以雙鉤集結成冊者。右任敘述道：

（五修本）選校時，常常以筆畫紙，驗其合否。劉同志延濤積前後所書，選鉤成冊，且請與標準草書併印，以爲習聖千者之參考，而增長學書者之興趣！……余今書此，亦有同感！……31 年 7 月于右任序於山洞。⁴¹

于右任習慣在草書社同仁鈎摹歷代草聖作爲選字範例的同時，在一旁反複試驗摹寫，以「驗其合否」。《標準草書》四修至五修本共改動 26 字，這件臨本僅有「賴及萬邦」的「邦」，誤植回「方」字；其餘 25 字全部符合五修本。檢視（表 9）的「結繩創制」、「團扇雪潔」、「晝眠夢寐」、「顯前昌後」等實例，顯示它和五修本書、文是契合的。出版的目的是讓學者多一個臨習標準草書的範本。由（表 9）和四、五修本對比，明顯集字感已減少，也不必遷就古帖的原蹟尺寸，減少大小參差，及章、今、狂草各體融會一爐的違合感，書寫性較強，更自由隨性、流暢神妙，呈現 1940 年代以懷素草書千文的體勢統一「百衲體」標準草書的特質。

³⁹ 胡公石，《標準草書字彙》（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胡公石書標準草書草聖千文》（西泠印社，1995）。

⁴⁰ 劉延濤，《標準草書》十次本，（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7），無頁碼。

⁴¹ 于右任，〈臨標準草書千字文自序〉，《草書月刊》，第 3 期（1947）：頁 1-3。

表 9：于院長臨本與 4、5 修本比較

（二）以反白或反黑印刷的特殊版本

1. 〈于院長臨標準草書千字文〉反白本

隨著一代草聖的書名日顯，于右任多個雙鉤或墨蹟本被採以反白或反黑本的模式，印製出售。反白本常令人以爲是摹刻後捶拓的拓片；反黑本則易被誤爲是另一件墨跡本。例如上述的〈于院長臨書雙鉤本〉，多次被反白本的方式印製。任漢平 1985 年便收錄刊印《于右任先生遺墨千字文》第三輯發行，就採用反白技術。（表 10）取 2020 年西安世界圖書出版的反白本⁴²與雙鉤原本對比，顯示雙鉤本並不適合反白處理，這種技術只呈現了「線條內的空間」，筆畫顯得纖細無神、折筆僵硬，如「令、竟」等字，折筆過於銳利，不宜臨寫。

2. 《標準草書》六修本反白、反黑本

1948 年的六修版雙鉤字也被多次以反白、反黑形式出版過。筆者發現反白本只能呈現鈎摹的墨線以內的空間；反黑技術則連同鈎摹的墨線一起反黑，筆畫自然較反白本要肥腴些。（表 10）爲 2009 年廣西美術出版的《六修反黑本》，由原來的 8 字成列，裁爲 4 字成行。以雙鉤本反白或反黑的兩種印法，起收筆常常過於尖銳生硬，古韻已失。

3. 〈同朋舍本標準草書千文〉和〈林華堂本標準草書千文〉反白本

1959 年于右任多次書寫八修本千文，其中贈予臺籍高弟李普同共 3 件，（表 10）這一件曾由日本同朋舍於 1982 年出版（簡稱〈同朋舍本千文〉），之後兩岸至少超過十個出版社多次印製，是晚年《標準草書》巔峰期出版次數最多、流傳最廣者。（表 10）2004 年 4 月廣西美術出版社開始以反白本多次印刷，2005 年 11 月便已發行四版；此外 2000 年天津楊柳青、2007 年黑龍江出版社，都採反白本刊行。

⁴² 于媛編，《于右任標準草書集錦一貳》（西安世界圖書出版，2020）。

顯然墨蹟本的反白處理比雙鉤本的反白，相對能呈現原作效果。此作原為三字一行本，除了 1998 年榮寶齋出版的《中國書法全集—于右任》收錄的維持原狀；其餘都採 6 字成列。由於于右任帶有實驗性質的書寫模式，反複琢磨各字造型，致原稿多出 127 個冗字。目前各版本的冗詞俱已刪除。

1959 年 4 月由林華堂醫師出費助印、李普同收藏的〈于右任先生臨標準草書千字文〉（簡稱〈林華堂本千文〉），原本為 6 至 7 字成行，但多次被大陸出版社裁成 4 字本。其中 2009 年吉林美術出版社以反白本發行，由於字數排列與原本不同，加上反白技術，乍看會誤以為是另一件千文拓本；如同將雙鉤字反白、反黑處理一般，學者往往被誤導認為是于氏另一件起收筆銳利，水平較差的作品。筆者尤其不認同目前已面世的雙鉤反白、反黑本，因為對一代草聖的藝術境界都是一種貶抑、扣分。

表 10：《標準草書》三種反白本與反黑本與原本比較

于院長臨本	于院長臨本—反白本	六修本	六修本—反黑本	同朋舍本千文原本	同朋舍本千文—反白本

（三）1953 年 6 月中華印刷廠印製的八修本考辨：

于右任高弟劉延濤曾全程參與《標準草書》的選字、雙鉤，並負責最終的 摹勒出版工作。1953 年 6 月以「中央文物供應社」名義出版，由「中華印刷廠」承印的這件偽托八修本（簡稱《中華本》），讓部份學者誤以為渡臺後劉延濤的雙鉤功力減弱了。

據劉彬彬女士表示，1951 年底父母遷出右老青田街寓所後不久，尊翁為肺疾折磨一年餘，時因病況懶於整理，加上夫人建議蓄鬚，遂仿于師蓄著一臉的絡腮鬚⁴³。或許蓄鬚的病軀，讓人誤以為劉氏已近垂暮，才會眼力昏花鉤摹出《中華本》那般呆版凝滯的線質。事實上劉氏出生於 1908 年，1953 年眼力仍佳。

（表 11）右方的八修本由國防部印製廠承印，這才是劉延濤所摹鉤的正本。線質自然流暢，保留了原帖結體的古趣。《中華本》的字源標註的宋體字型、大小及排版空間和劉氏正本都承襲了七次本；但內容與五、七、八修本比對時，會發現《中華本》實是奠基於七次本，再加入一些五、八修本內容的偽托「百衲本」。例如八修正本共修訂十句：「資父事師」、「夫婦唱隨」、「男女慕効」、「貞烈循

⁴³ 麥青俞，〈于右老與劉延濤三十年師生情誼記述〉，《書畫藝術在臺灣—專題研究》（麥氏文化出版，2011），頁 161-178。

良」、「龍氏火帝」、「推位揖讓」、「胡敢毀傷」、「籍甚烏竟」、「樂無貴賤」、「豈別尊卑」；但《中華本》未隨著修訂，仍因襲七次本。（表 11）

表 11：《中華本》並未依照八修本做文字易動

（表 12）將《中華本》和七次本的字源和鉤摹風格做個對比，其中「寒來暑往」的「暑」字，自四修開始都採草書社自創一于右任臨自古帖者。此字自 1943 年出版的「于院長臨本雙鉤本」便確定造型，變化極小；但是《中華本》的體勢和各修本迥異，豪放跌宕，應是鉤摹自右任其它的墨蹟。

至於「白駒食場」的「白」字，《中華本》標示和七、八修同樣集自《米芾大字典》；雙鉤字卻仿五修本採《大觀帖》中王珣的書作，顯然是字源標示錯誤，形成八修正本源自七次本，而《中華本》卻返回誤用五修本。

此外，「豈敢毀傷」的「豈」，八修本已改成「胡」字；《中華本》並未修改，字源則標註七次本的孫過庭〈景福殿賦〉，但是雙鉤字並非摹自〈景福殿賦〉，而是鉤成五修本王獻之〈疾不退帖〉的「豈」字。

（表 12）「落葉飄搖」的「葉」字，自六修本之後，便已固定用〈懷素自敘帖〉，《中華本》卻重用 1943 年五修版的〈曹植節遊賦〉；「飄」字四修本開始改用草書社自創字，《中華本》則模仿八修正本；此外「蓋此身髮」的「蓋」，《中華本》不隨八修卻因襲了七次本；「此」字，《中華本》的雙鉤字與八修本的〈樓蘭漢簡〉同字，但字源標註卻未隨八修，誤成七次本的〈王羲之山川諸奇帖〉。

總計《中華本》仿效五修或劉氏八修本數十字，證明《中華本》為一件五至八修的雜揉體；其印製時間，勢必在劉氏八修本之後；而過多的荒誕之處和低劣的鉤摹水平，絕非一生行事、治學專謹慎獨的劉延濤會出現的悖謬。

表 12：《中華本》和五、七、八修的字源和鈎摹特色比較

1951年7修 寒 來 暑 住	1953年中華本 寒 來 暑 住	1943年5修 白 駒 食 場	1951年7修 白 駒 食 場	1953年中華本 白 駒 食 場	1953年8修 白 駒 食 場
1951年7修 豈 敢 毀 傷	1953年中華本 豈 敢 毀 傷	1953年8修 胡 敢 毀 傷	1943年5修 落 葉 飄 搖	1951年7修 落 葉 飄 搖	1953年中華本 落 葉 飄 搖

（四）〈寶于草堂本標準草書千文〉文字裁換、增補疑義

由于右任日籍弟子金澤子卿收藏的這件〈寶于草堂本千文〉（金澤氏之齋號），書於1959年2月，原持有者李普同於1970年刊印後，贈予金澤氏。金澤爲了完成于師推廣草書的心願，決定將這件珍寶再次出版。1974年新版的〈寶于草堂本千文〉，已經出現和原版二十餘字的變異。原來金澤氏爲了推廣標準草書，便借用右老〈林華堂本千文〉或其它詩文，或是自原本的內容挪移調動，將其修改成「符合標準草書十修本的書、文」。因此編輯《于右任字典》若採用〈寶于草堂本〉，就會出現二字同字同形卻不同淵源的特殊現象。以下爲易字的四個原則：

1. 原李氏本的文字和十次本殊異者：

例如（表13）「女慕貞烈、男効循良」，1953年八修時已改成「男女慕効、貞烈循良」，金澤氏將誤寫的這八字由原本挪移對調；此外，「豈敢毀傷」八修本已改成「胡敢毀傷」，「寶于草堂本」的「胡」字，借調自1949年書寫的〈民治校園詩〉；此外「龍師火帝」八修本已改成「龍氏火帝」，〈寶于草堂本〉的「氏」字肥腴近似1959年寫的〈廖禎祥藏大字本〉，可惜尚未尋著其字源。

2. 原李氏本和十次本同字卻不同字源者：

例如（表13）「白駒食場」的「白」字，自1948年六修時已確定採用「米芾結體」，李本造型不同，便調借了1967年遠東圖書出版的《正氣歌》；此外「菜重芥薑」的「菜」，原本用〈史可法千文〉，十次本改用草書社自創字；「愛育黎首」的「首」，四修開始取〈王羲之初月帖〉結體；「臣伏戎羌」的「伏」，四修開始用〈王羲之集字聖教序〉結體；「劍號巨闕」的「號」，原本也和1941年四修以來草書社自創之字有別；「勇躍奔驤」的「驤」，和一修本以來的自創字不同，上述例子中的後四字，全自〈林華堂本千文〉裁借而來。

3. 原李氏本缺漏字者：

例如（表13）「潤餘成歲」的「歲」字，「入奉母儀」的「儀」字，「坐朝問道、垂拱平章」八字漏寫，也是挪借自〈林華堂本千文〉。

4. 原李氏本結體舛誤者：

例如「外受傳教」的「傳」字，誤寫成「傳」字右上多一點，便借換了林華堂本的「傳」字。此外〈寶于草堂本千文〉將多餘的冗字，全數刪除。

表 13：〈寶于草堂本千文〉裁換、增補的文字舉例

李普同藏本 1959.2 寶于草堂本 1959.2 李普同藏本 1959.2 寶于草堂本 1959.2	李普同藏本 1959.2 寶于草堂本 1959.2 李普同藏本 1959.2 寶于草堂本 1959.2
男効循良 貞烈循良 女慕貞烈 男効循良	男効循良 貞烈循良 女慕貞烈 男効循良
李普同藏本 1959.2 寶于草堂本 1959.2 林華堂本 1959.3	寶于草堂本 1959.2 林華堂本 1959.3 寶于草堂本 1959.2 林華堂本 1959.3
豈敢毀傷 胡敢毀傷 豈敢毀傷 胡敢毀傷	豈敢毀傷 胡敢毀傷 豈敢毀傷 胡敢毀傷

（五）〈任漢平山仔後本標草千字文〉書寫年代再議

任漢平1985年出版《于右任先生遺墨千字文》共四輯，其中第四輯末頁附文「民國四十五年夏大暑前一日，書於山仔後園藝試驗所招待所」（簡稱〈任漢平山仔後本千文〉）。包括筆者在內，長期被誤導以爲是于氏1956年難得的標草千文鉅作。另外原本四字成列的形式⁴⁴，被任氏改成6字一行，若細審其行氣，仍可看出四字本的原貌。任氏出版右老的作品極多，常將受贈者名款刪去，或爲了銷售考量，改變原版的排列模式等。2020年于右任姪孫女于媛收錄於《于右任標準草書集錦一參》⁴⁵，也採6字成行，但全文比任氏本少了「使、量、贊」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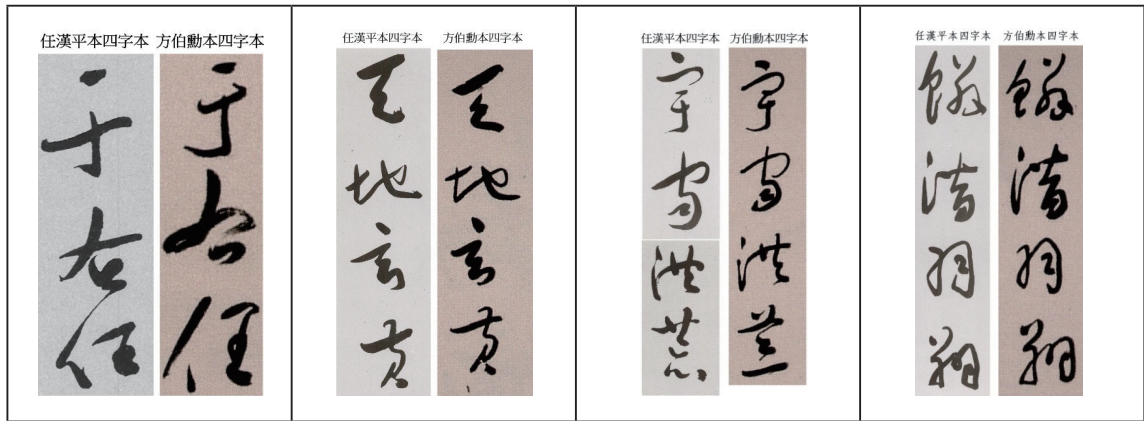
事實上1958年以前，于右任患輕微的中風，不宜書寫長篇巨幅，因此1950年代中期至1958年的千字文作品極難得見。一直到1959年初精神狀況較佳，才陸續創作數十件的傳世之作。比較簽名和風格，〈任漢平山仔後本〉和1959年〈方伯薰本〉應爲同時期所作。原因有三：一是于右任很少寫4字本，二者同採此形式（大陸出版社將原非四字成行裁切成4字本者，有廖禎祥收藏的3字本的大字標草千

⁴⁴ 〈任漢平山仔後本標草千字文〉，原作為四字成行，由鄭聰明老師提供任漢平收藏原作圖檔。

⁴⁵ 于媛編輯，《于右任標準草書集錦一參》（西安世界圖書，2020）。

文，上述〈林華堂本〉、《標準草書》六修本反白、反黑本等，不在此列）；二是兩件簽名都是 1959 年左 右的形式範圍；三是兩件作品的用筆和體勢幾乎達到九成以上的契合度（表 14）。因此，此件千文應是 1959 年與方伯勳本同時期創作的佳作，而非 1956 年所書。

表 14：〈任漢平山仔後本千文〉風格接近 1959 年〈方伯薰本〉（王水衷收藏）



四、《標準草書》千文真偽版本釋疑

（一）署名于右任〈臨韻寶真草千字文〉真偽釋疑

近來在網路上流傳于右任署名的〈臨韻寶真草千字文〉（表 15），每一本售價臺幣萬餘元，後面附有題跋：

宋高宗草書禮部韻寶，實則其時官書之一種，余見有不同之本二，皆元時建安布衣鄭寶翻刻者，就今命李生芳集成千字文。為節省腦力與實用，便利計耳，非教書法也。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于右任記於家塾中。

此件作品署年 1934 年，草法融合章草，每個草字右下附一書寫性極強，毫無古趣的楷字，無論真、草書都板滯無神，俗氣難耐！（表 15）取于氏 1934 年〈孫荊山墓表〉簽名做比較，完全不同體勢；再取 1930 年代右任書寫的「臨智永關中本、劉雅農本、草廬本、劉海天本，書博本、三秦本」作對比，則此件贗作毫無碑學根柢，仿者完全不黯一代草聖的藝術造境。

表 15：〈寶于草堂本千文〉裁換、增補的文字舉例



（二）署名于右任〈金陵胡氏九犖堂本〉標準草書千文真偽釋疑

（圖 3）為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此件原為「金陵胡氏九犖堂」藏（簡稱〈九犖堂本千文〉），寫在紅色框線的信函上，以碑帖書冊和卷軸形式流傳於大陸書壇。筆者見過十餘種版次，其中北京文物出版社自 2006 年 12 月開始陸續以藍色、黑色封面，直式題簽或置左或置右，或與于書〈杜甫詩〉合冊等形式發行十餘版次⁴⁶。另外江西美術出版社⁴⁷、福建美術出版社也曾印製⁴⁸；2020 年抱雲山房去除信札上的紅色框線，以寬 40 公分、長 880 公分的卷軸形式影印出版；而大陸書壇使用率最高的「以觀書法」網路平台，也收錄此件任人下載。出版界和網路媒體的推波助瀾⁴⁹，使這件偽作加深了大陸人士對右老標準草書藝術的誤解。

〈九犖堂本千文〉大都取 1953 年 6 月八修版的文字，大陸學者言恭達評為于右任 1960 年左右已入化境之作：

今縱覽金陵胡氏九犖（誤植為華）堂藏本〈標準草書千字文〉全卷，實屬字字珠璣，筆精墨妙。該卷應作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左右，此時右任先生已步入人書俱老階段，其書藝已臻至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界。通卷筆力雄豪勁健，沉厚圓融，以中鋒渾樸之筆，合理運用折鋒、斷筆、破毫等多種筆法；其佈局結構匠心獨運，融章草、今草古今百家於一爐，……通篇以簡取繁，險中求穩，奇逸高古，骨力充盈，氣脈暢達，一派天成。在于右任先生寫過的多部草書千字文中，此卷更見盡興揮灑，秀拔超妙，氣概不凡，……大氣磅礴，雄奇偉岸，爛漫天真，堪稱于氏草書代表之作。⁵⁰

江西美術出版社於 2013 年也出版了〈九犖堂本千文〉，主編乙莊評論道：

于右任的行書，中宮緊促，而結構多變。在一種看上去十分隨便不經意的把握之中，獲得一種奇絕的、從容大氣的效果。……他的草書是由章草入今草的，在他的草書作品中，不時可以見到章草的筆法。在用筆方面，幾乎筆筆中鋒，精氣內蓄，墨酣力足。

邱振中、陳政 2014 年為江西美術出版社編輯「中國古代碑帖經典彩色放大本」，也收錄此幅，並在前言評論：

書法學習者從這種高質量的出版物中受益巨大，這是以往的時代不可想像的。……江西美術出版社在眾多的書法出版物之外，編選了這部碑帖選。……希望這部碑帖選集的出版，為廣大書法愛好者不時增添一份發現的喜悅。

⁴⁶ 北京文物出版社曾分別以黑色和藍皮封面發行這件標草千字文，2006 年 12 月以藍色封面出版〈于右任草書杜甫詩·千字文〉，由《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2007 年 11 月三次印刷。文物出版社另以藍色封面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2006 年 12 月初版；2008 年 7 月發行三版；四版未見；2010 年 3 月改以黑皮封面第五次印刷。文物出版社曾以藍、黑皮將直式題簽改置封面右邊發行，筆者持有黑皮封面 2014 年 2 月第三版。

⁴⁷ 江西美術出版社於 2013 年 1 月以褐色封皮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收入《歷代書法名家千字文》系列；2014 年 3 月改以橘紅封面〈現代·于右任草書千字文〉為名，發行第一版；2015 年 7 月再印行第二版，收入《中國古代碑帖經典彩色放大本》系列裏。

⁴⁸ 福建美術出版於 2007 年福建美術出版社也於 2007 年 10 月初版刊行。收入《中國歷代書法名家作品精選》。

⁴⁹ 于右任，〈九犖堂本標草千文賞析〉，<https://kknews.cc/history/9nvbe5.html>。

⁵⁰ 言恭達，〈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說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第 5 版）。

謝萌也撰寫〈標準草書的代表作〉一文，讚揚〈九犖堂本千文〉：

從這件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草書特點。他的筆法特點是樸實而厚重，點如墜石，線如屈鐵，……他能因勢利導，以筆劃自然出現之勢而導之，不修邊幅，破鋒、斷筆處皆一任自然。⁵¹

上述學者對此作多有揄揚（推測部份可能是出版社自撰的推銷文字）。限於篇幅，以下僅以二個方向做比較概述。

1. 〈九犖堂本千文〉的內容與風格相矛盾

（表 16）取〈九犖堂本千文〉與于右任 1930 年代墨蹟本對比，顯然線質、結體較接近早期的標草千文；但是〈九犖堂本〉篆隸碑學基礎過於薄弱，起收筆難以裹鋒、逆筆使力，因而常使用蠻力，缺少于氏運筆時的輕鬆巧勁；尤其文字出現 1953 年八修本的「男女慕効」、「貞烈循良」、「龍氏火帝」等，不合情理。

（表 16）取〈九犖堂本千文〉與右老 1940 年代的墨蹟對比，纖勁處部分和右任 1942 年 7 月五修時期臨寫的多件千文墨蹟有些許契合；但氣質卻相對鄙俗、張揚。表中〈九犖堂本〉採用的「鳥官人皇」和「寸陰是競」，都是一修本的用字（參考表 4），不該出現在以八修文字為主要的作品裡；仿者顯然未掌握各修訂本的文字更易和風格演變。若如言恭達所言，此作為 1960 年左右之作，就不該出現這麼多一、四修本的文字；況且和右老 1950 年代後期以後標草巔峰期的墨蹟比較，〈九犖堂本〉無論結體、筆力、線質、氣勢都相差遠甚，如何和于氏 1950、1960 年代碑帖融合成功後，用筆鈎如屈金，戈如發弩的化境相比擬？

表 16：〈金陵胡氏九犖堂本〉的內容、風格、線質、體勢與于右任 1930-1960 年代墨蹟比較

1930 年代	
1940 年代	

⁵¹ 謝萌，〈標準草書的代表作〉，《現代·于右任草書千字文》，（江西美術出版社，2015 第 2 版），置前序處，無頁碼。

1950 年代	
1960 年代	

2. 〈九犖堂本千文〉結體用筆張揚、草率粗糙

若以單字做比較，（表 17）〈九犖堂本千文〉的「聲、寂、尋、侍、節、詳」等字，用筆和結體都不是一代草聖會出現的藝術形式；事實上，超過一半的字，已悖離于派草書的特質。于氏用筆盤屈迴環處能以勁勝，方折剛勁處能得雄秀，中鋒取勁、側鋒取妍，實非常人能臻至的境界。

上述證明〈九犖堂本千文〉就是一幅兼採一至八修文句，書、文與風格違合、不折不扣的矛盾體，如此怪異的現象是右老前所未見的。這件作品在大陸流傳廣遠，加上出版社不斷發行已失真的《標準草書》雙鈎本反白、反黑本，這些版本既貶低了右老整體的藝術水平，也加深了大陸部分學者對一代草聖標準草書造境的誤解，認為右任從事標準草書改革後，書藝成就已無法和 1930 年代初期魏隸行楷巔峰期相抗衡。筆者到大陸田野調查、拓碑多年，期間共獲贈三本偽帖，因此對這件偽托之作，早日予以辨偽、釋疑，實刻不容緩。

表 17：〈九犖堂本千文〉用筆、結體，與于右任墨蹟比較

九犖堂本	九犖堂本	1942 年 7 月	同朋舍本 1959 年 3 月	1960 年 于右任書法 全集本	三秦本 1936 年	九犖堂本	1942 年 7 月	同朋舍本 1959 年 3 月	1960 年 于右任書法 全集本

五、結論

改革草書被右老視爲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筆者希望藉由不同於一般學者的視角論述，讓世人更能理解右老改革草書的歷程，爲民國以來草書發展闢一蹊徑所具的時代意義。尤其是有損一代草聖藝術造境的《標準草書》特殊版本和僞托贗作，更應及早考辨，用以釋疑。

整個《標準草書》的改革工作，成功的把草書藝術和法帖之學發揚出新的高度、廣度。草書社 33 年間對法帖研究的深度，堪稱康有爲「抑帖說」之後，對帖學資料最重視的團體。《標準草書》改革進程中，在數千法帖中檢選字源，取法乎上的魏晉、唐人精神；尤其 1936 年便建立了中國書史最早、最具系統的「草書符號」，提升了草書的臨習風氣，裨益了草書藝術的發展，誠爲帖學與草書史上極具意義的盛事。

《標準草書》改良進程中，于右任致力於修改完善的「草書字法符號」，絕不是倡導草書藝術的樣板式的一致性、標準化；而是改良、提供草書學習的一種新的、具有效率的準則與榜樣。于氏推廣草書，「並非將用筆、結體、章法的全然的統一規定，在使用標準草書的符號系統上，書家於用筆上仍然有藏鋒、露鋒、中鋒、側鋒、方折、圓轉等型態；結體上也還是分成大小、肥瘦、清秀、俊逸、粗獷等不同；章法上也可以有疏密、聚散等區分，同樣能夠有不同的藝術風格表現」⁵²。

1941 年沈尹默作〈標準草書歌〉，讚揚右任「窮源竟委搜剔勤」、「勝業直欲薄公卿」，劉延濤在句後的跋語最能闡明于師的改革決心：「公嘗語人，若使吾能專意竟斯功，則一切皆可放下。」⁵³ 于右任憑私人之力，帶領草書社一次次苦心孤詣、反覆戮力修訂《標準草書》的艱鉅過程，全心投入草書改革的毅力決心；尤其晚年成功地援帖入碑後，筆畫飽墨沉光、真氣彌滿的偉大氣象，都深受世人尊崇推重。《標準草書》改革的相關議題，與一代草聖的書法藝術成就受到的關注度和討論度，勢必與日俱增。

附：本文承蒙廖禎祥老師借閱《標準草書》4 修本，鄭聰明老師和何創時書法基金會提供資料，謹申謝忱。

⁵² 蔡翔宇，〈千字文書法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文學碩士，2005），頁 222。

⁵³ 沈尹默，〈標準草書歌〉和劉延濤跋語，《草書月刊》，第 1 期（1941）：頁 21。

｜ 參考書目 ｜

一、文獻專書

- （元）趙孟頫，1971，〈跋懷素論書帖〉，《石渠寶笈初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上冊，國立故宮博物院，卷 4，頁 519。
- （宋）米芾，1982，〈海岳名言〉，《宋元人書學論著》，世界書局第 4 版，頁 85。
- （宋）黃伯思，2009，〈第六王會稽書上〉，《東觀餘論》，《中國古代書法理論研究叢書》，徐利明主編，江蘇美術出版社，頁 99。
-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谷歌圖書掃描，無出版年月，無標注頁碼，卷 4、卷 9。
- （明）邢侗，〈跋臨海帖〉，《來禽館集》，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掃描，無出版年月，卷 21。
- （明）馮班，1998，〈鈍吟書要〉，《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第 3 版，頁 555。
- （明）解縉，1998，〈春雨雜述〉，《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第 3 版，頁 496。
- （清）王澐，1985，〈淳化祕閣法帖考正〉，《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684 冊，商務印書館，頁 557-558、565。
- （清）倪濤，1985，《六藝之一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835 冊，商務印書館，卷 135，頁 2。
- 于右任，1937，《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一修本，上海漢文正楷印刷局，無版權頁，（1936 年 7 月完編）。
- ，1941，〈標準草書〉四修本，上海中華書局，廖禎祥收藏。
- ，1944，《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一修本重印版，上海大眾書局。
- ，1947，〈標準草書自序〉，《于右任先生書學論文集》，上海中華書局，頁 2 及頁 25-26。
- ，1951，《標準草書》七次本，（臺北：中國公學校友會）。
- ，1953，《標準草書》八修本，（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1953，《標準草書》八修本—《中華本》，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中華印刷廠印製。
- ，1961，《標準草書》九修本，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1967，《標準草書》十次本，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 ，1983，《草書通論》，文化大學出版部，頁 22 及頁 89。
- ，1983，《標準草書》六修本，上海書店。
- ，1986，《標準草書》五修本重印本，巴蜀書社。
- ，1978，〈跋懷素小草千字文〉，《林柏壽蘭千山館捐贈書畫》，日本：二玄社出版。
- ，1998，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于右任》，榮寶齋出版，第 82 卷，頁 96-123。
- 高鴻縉，1953，〈皇象急就章說明〉，《南宋太和館本—皇象急就章》，啟明書局。
- 麥青龢，2011，〈于右老與劉延濤三十年師生情誼記述〉，《書畫藝術在臺灣—專題研究》，麥氏文化事業出版，頁 161-178。
- 劉延濤，1943，《草書概論》，重慶說文社，頁 1-2。
- 譚溪，2021，〈于右任與標準草書〉，《標準草書千字文手稿遺珍》（五修本）序文，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二、博碩士論文與期刊論文

- 于右任，1947，〈太和館本急就章跋〉，《草書月刊》第 2 期：1-2。
- 何仲英，1922，〈漢字改革的歷史觀〉，《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第 7 期：127。
- 沈尹默，1941，〈標準草書歌〉和劉延濤跋語，《草書月刊》第 1 期：21。
- 陸丹林，1947，〈于右任氏的標準草書〉，《草書月刊》第 4 期：16-24。
- 劉延濤，1960，〈右任先生近詩〉，《中國一週》：13、14。

蔡元培，1922，〈漢字改革說〉，《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第7期：67-70。

蔡翔宇，2005，《千字文書法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文學碩士班，222。

錢玄同，1922，〈漢字革命〉、〈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分別刊於《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第7期：5-25及160-164。

鍾明善，2014，〈于右任先生的書法藝術〉，《中國書法》第250期：27。

三、碑帖資料

《乾隆版一淳化閣帖》，日本晚翠軒本，民國初年印，未附版權頁。

——，2012，〈懷素小草千字文—停雲館帖本〉，河南美術出版。

——，2020，〈懷素大草千字文—陝本〉，《文心書藝》，廣州藝術博物院藏千字文書法展目錄。

上海中華書局，1918，《慶歷本—淳化閣帖》。

上海博物館，2003，《安思遠本—淳化閣帖》。

上海圖書館，2016，《泉州本—淳化閣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辭書，2012，《肅府本—淳化閣帖》。

于右任，1943，〈于院長臨標準草書千字文—于院長臨本〉，重慶正中書局。

——，1959，〈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林華堂本〉，林華堂刊印。

——，1970，〈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李普同本〉，李普同刊印。

——，1974，〈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寶于草堂本〉，《于右任先生遺墨》，標準草書研究會日本分會出版。

——，1983，〈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同朋舍本〉，日本同朋舍出版。

——，1985，〈于右任先生遺墨千字文第三輯—于院長臨本反白本〉，任漢平刊印。

——，1985，〈于右任先生遺墨千字文—山仔後本〉第四輯，任漢平刊印。

——，1990，〈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1960年三秦本〉，三秦出版社。

——，1991，〈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西出義心本〉，《于右任書法集成》，柳原書店。

——，1997，〈標準草書千字文—草廬本〉，吉林美術出版社。

——，2004，〈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同朋舍反白本〉廣西美術。

——，1985，〈于右任先生遺墨千字文第一輯—蕙風堂本〉，任漢平刊印。

——，2006，〈于右任草書—杜甫詩·千字文〉，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林華堂本反白本〉，吉林美術出版社。

——，2009，〈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臨本—六修本反黑本〉，廣西美術出版。

——，2009，《于右任標準草書範本—林華堂本反白本》，吉林美術出版社。

——，2010，〈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九聲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第5版。

——，2010，〈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臨智永關中本〉，《千古草書于右任》，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4，〈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消暑本〉，《于右任辭世50周年》，國父紀念館出版。

——，2014，〈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悶悶本〉，《于右任書法全集》卷十七，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4，〈于右任千字文—1960年本〉，《于右任書法全集》卷二十，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7，〈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廖禎祥藏大字本〉，商務印書局。

——，2017，〈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廖禎祥藏小字本〉，商務印書局。

——，2019，〈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方伯薰本〉《取墨來》，淡江大學出版。

——，2019，〈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書博本〉，《望故鄉》，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9，〈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劉雅農本〉上海書畫。

——，2020，〈于院長臨標準草書千字文—于院長臨本反白本〉，《于右任標準草書集錦—貳》，西安

世界圖書。

——，2020，《于右任標準草書集錦—參—任漢平山仔後本》，西安世界圖書。

——，2021，〈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1961年丁念先題簽本〉，帝圖春拍圖錄，標準草書千文三種之一。

——，未出版，〈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劉海天本〉，何創時基金會收藏提供。

王廷風，2013，《草書千字文》，鞍山市老年書法研究室。

李子青，1981，《草書千字文》，寶雞市人民印刷廠。

胡公石，1985，《標準草書字彙》，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5，《胡公石書標準草書草聖千文》，西泠印社。

孫過庭，1997，〈孫過庭草書千字文〉，《歷代千字文墨寶第壹冊》，吉林美術出版社。

浙江古籍，1988，《賈相本淳化閣帖》，辻本史邑藏本。

商務印書館，1921，《乾隆版—淳化閣帖》。

啟功編，2002，《中國法帖全集》，湖北美術出版社。

張旭，1997，〈張旭草書千字文〉，《歷代千字文墨寶第壹冊》，吉林美術出版社。

智永，1988，〈智永真草千字文—關中本〉，《歷代千字文墨寶第壹冊》（日本二玄社）商務印書局，2005，《懋勤殿本—淳化閣帖》。

歸莊，1997，〈歸莊行草千字文〉，《歷代千字文墨寶第伍冊》，吉林美術出版社。

懷素，1985，〈懷素大草千字文—淨雲枝本〉，漢化文化出版。

——，1997，〈懷素大草千字文—群玉堂本〉，《歷代千字文墨寶第壹冊》，吉林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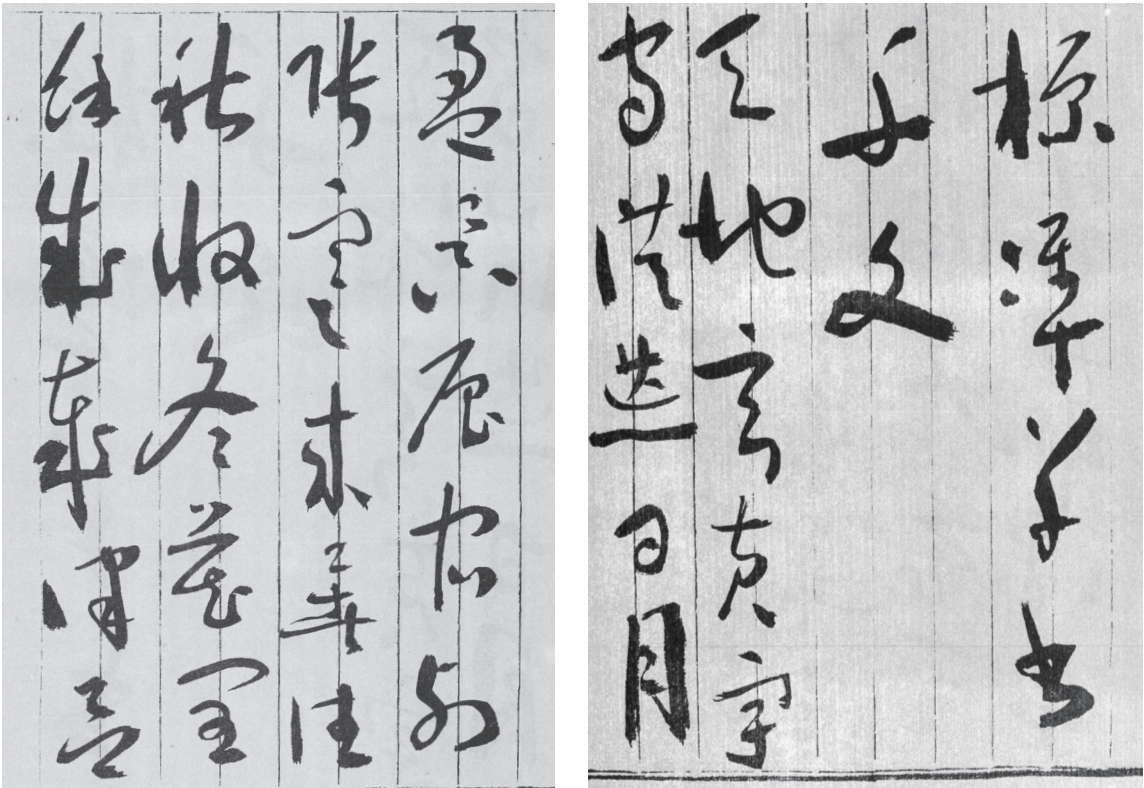


圖 3：〈金陵胡氏九擎堂本千文〉，北京文物出版社，黑色封面，2010 年第 5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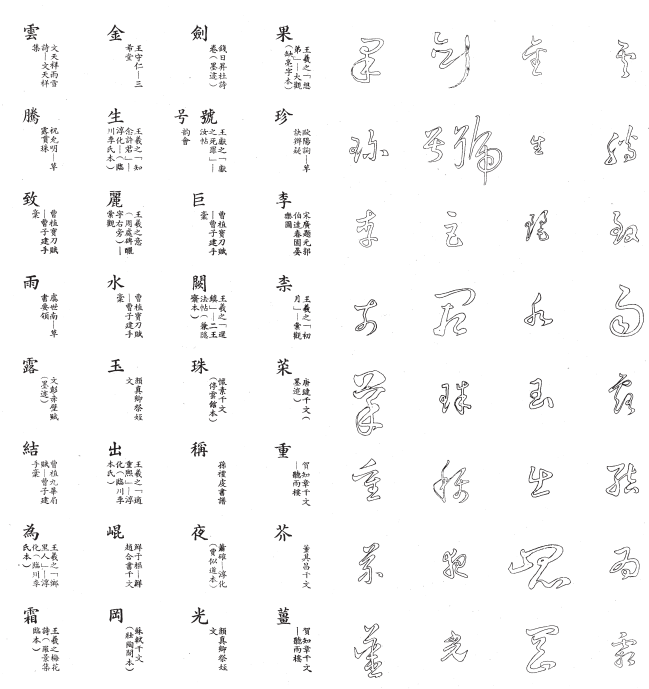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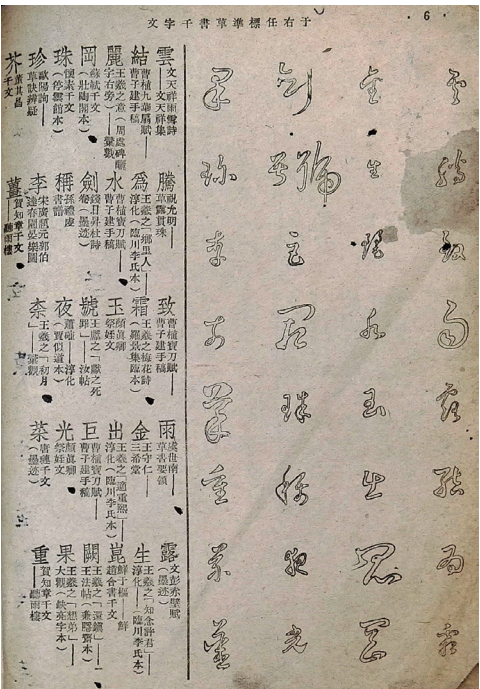


圖 1：左圖為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 1937 年問世的一修本，字源與字源標示各自成頁；右圖為 1944 年上海大眾書局重印本，字源與標示共置一頁，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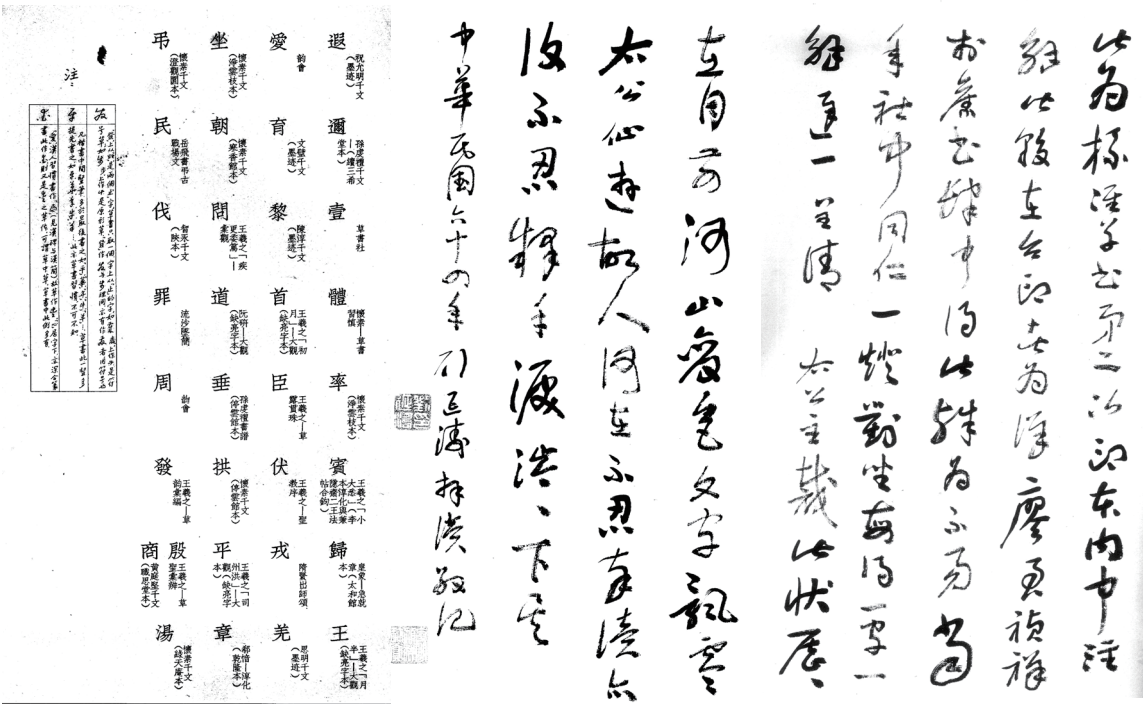


圖 2：四修本集字左旁附劉延濤手書之「注」，為四修本獨有的特色，1941；右為劉延濤作跋紙本，1975，廖禎祥收藏。